

瞬間感動

現代通訊科技真奇妙，足以瞬間改變人心。我有幾組不同背景的朋友，雖然不少分散於世界各地，都以電郵、面書或手機的 WhatsApp 一起聊天，一個訊息，一下子傳遍四方，關心、斥責、提議，同時湧至。世界變得那麼遠、那麼近。

最近有一位朋友在 WhatsApp 訴說工作不愉快，人際關係出了問題，帶出了不少負面的人生觀。只消短短時間，有人傳來一段說話相勸：「老友，活著就是上天對我們的最大恩賜了，你現在身體健康，是最大的財富。放開一點，對人生要求越少便越快樂。試試懷著一顆平常心坦蕩無私，對名利看淡，對別人寬容多一點，對生活隨意一些，對非原則性的事情忍讓一點，日子可以快樂過。」

這一番人生哲理，不但讓人細味，更惹來各方人士哲士即時的迴響，有說：「寒不改葉綠，暖不爭花紅，富不無義，貧不無心。這樣你在商場便可以平安過日。」

有人引古詩道：「家有黃金用斗量，有錢難買無常，任爾蓋下千間舍，一身難臥兩張床。」的確，管你屋子多大豪華，睡覺時所需的地方只不過三呎左右便足夠，這是「需要」及「想要」的分別。

有一個回應來自新西蘭的朋友，他在事業高峰時猛然急流湧退，移民多兒羊群少見人的地方去教書。他轉來一首禪意甚重的詩：「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整日營營役役的我頓時豁然開朗，腦中浮現山峯、老僧與小屋的山水畫。

訴說不快的朋友最後表示無限感激，一個晚上讓他沉重的心情釋放了，得以懷著輕鬆自在去面對明天。若不是通訊科技的功勞，這些精神支持又怎能一息間送上，感謝科學家！

跳出框框

移民英國的老一輩華僑，絕大部分是香港新界原居民，人數達二十幾萬，以經營中餐館和外賣店為主。他們自稱是「一腳牛屎」的「鄉下佬」。

「鄉下佬」困守廚房火爐旁，日炒夜炒，油垢滿臉；但駕駛的卻是「賓士」豪華房車，戴的是金裝勞力士。

聽說，他們懂得精打細算；食客若支付現金埋單，則不需入帳繳納消費稅。賺了稅，自然財源滾滾。

父輩開設食店發達，子孫輩難免繼承父業；無賴他們是畢業牛津或劍橋，繼續困守廚房，學非所用。賺到錢，非好事。

十六年前曾赴北愛爾蘭採訪一宗兇殺案，悲劇正是由子孫繼承餐館業而起。

兇案在十六年後才破案。那天翻閱報紙，赫然看到兇兇向法院申請保釋候審。新聞附加一張遺孀照片；她依然楚楚動人，美貌如昔。當年她手抱幼兒，拖著剛學行走的幼女，去死因研究庭聽結果。她訴說事發經過，聞者傷心。

案中死者黃君，畢業於牛津大學建築系，專業人才，可惜薪金比不上「搵錢佬」的廚師。兒子剛出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被迫辭掉建築師職位，返家繼承父親的中餐外賣店「搵快錢」。

案發日，是深夜打烊時分，黃君在前舖記帳，竊匪從後舖廚房潛入，再溜進前舖，用硬物狂擊黃君頭部，偷走收銀機現鈔逃走。黃君送院搶救無效，遺下可憐妻女。

終於破案了。黃妻當日的淒涼無助，歷歷在目。

中國人注重子女教育，不惜支付昂貴學費，送子女入讀貴族私立學校。若子女考進牛津劍橋，更可以光宗耀祖，向親朋戚友揚威。偏偏最有本事培養子女的，就是那些駕駛「賓士」的餐館佬；而繼承父業者，可能是飽讀詩書的專業人士。

新一代的居英華人，開始逐漸走出「困局」；甚至返回香港發展。有一技之長，海闊天空。

繼承父業

張耀輝照片；她依然楚楚動人，美貌如昔。當年她手抱幼兒，拖著剛學行走的幼女，去死因研究庭聽結果。她訴說事發經過，聞者傷心。

案中死者黃君，畢業於牛津大學建築系，專業人才，可惜薪金比不上「搵錢佬」的廚師。兒子剛出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被迫辭掉建築師職位，返家繼承父親的中餐外賣店「搵快錢」。

案發日，是深夜打烊時分，黃君在前舖記帳，竊匪從後舖廚房潛入，再溜進前舖，用硬物狂擊黃君頭部，偷走收銀機現鈔逃走。黃君送院搶救無效，遺下可憐妻女。

終於破案了。黃妻當日的淒涼無助，歷歷在目。

中國人注重子女教育，不惜支付昂貴學費，送子女入讀貴族私立學校。若子女考進牛津劍橋，更可以光宗耀祖，向親朋戚友揚威。偏偏最有本事培養子女的，就是那些駕駛「賓士」的餐館佬；而繼承父業者，可能是飽讀詩書的專業人士。

新一代的居英華人，開始逐漸走出「困局」；甚至返回香港發展。有一技之長，海闊天空。

只識床前明月光

先與一位文化界前輩喝下午茶，前輩說曾有香港現職中學中國語文教師對他說，只識一首詩，就是「床前明月光」！前輩講完這一則二十世紀的「香江新儒林外史」之後，兩人相對無言了好一會，我們都不容易多愁善感、喜歡傷春悲秋。雖然不必點破，大家心中該都是這麼的想，這位「國文老師」難道不知羞？

李白這首《靜夜思》該是最多中國人傳誦的唐詩，現時最通行的《唐詩三百首》是清人蘅塘退士所編，我們初讀這詩，都是讀這個版本：「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今天的中學教師，五年前可能還是大學生，十年前可能是中學生。這一二十年香港的教育改革，究竟革出了一個甚麼的命來，從「只識床前明月光」一事，則管中窺豹，亦可見一斑。

已故當代語言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接受小學生張苗訪問時說道：「我覺得，一個小孩兒起碼要背二百首詩，五十篇古文，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了。」這是季爺爺的話，社會學有「訴諸權威」的一招，於是便我在拙著《甲級中文》裡面引錄。還列為「對國文老師的期許」，認為「一個中國文教師連這個也辦不到，理應另謀高就。」

潘某人說話容易開罪人，幾十年來就是經常這樣無意中結怨不少，或應該說既算無意、亦屬有意。所謂隔行

如隔山，今天在香港的中學裡面，一個只識「床前明月光」的人，都可以當「國文教師」。世道真是變了，也可能只是我們這些老頭子、舊人物不合時宜而已。

有些時候，「革命」總是靜悄悄地進行，人家「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你明明一覺醒來，敵軍已經兵臨城下。今天香港的中國語文改革，究竟立的是甚麼一副心腸？不讓「小孩兒」讀中國詩歌、中國古文，以至中國歷史，是甚麼樣的教育理論？潘某人與那位前輩都沒有唸過教育系的洋理論，畢竟洋和尚會唸經。外國的月亮分外圓。香港的中國語文教育的去中國化，未必有甚麼政治目的。只是教育系學生殺之權而中文系靠邊站，就不是學術問題，是經濟的問題、辦公室政治的問題了。

李白這首《靜夜思》，其實有另一古本：「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從文獻和版本常識來看，「床前明月光」應該不是李白原作，嚴格來說，那位中學教師實是一首唐詩也不會。這床也不該是睡床，李白是唐朝人，當時中國的室內設計還沒有在臥室裝「落地玻璃」的習俗，他不可能躺在床上看月，又同時見到戶外地上月光的反射來「疑是霜」。因此此時多疑有認為這床是「井床」，即水井邊的井欄。李白在戶外看月，才可以「疑是地上霜」。

「廣府話保育協會」將會推出《齊齊讀唐詩》的網上錄音節目，待義工配好字幕就可以上載。我這樣「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無非是前民間私人講學的遺意。願二十一世紀的內地小孩兒、香江小孩兒，不致於淪落到「只識床前明月光」的田地。

阿彌陀佛！

郵票小小，世界大大

現在一提起集郵，有人便曖昧地掩口葫蘆而笑，「集郵」本是很健康有益的活動，大概是被人形象化地聯想吧，也竟成了弦外之音，特別是在娛樂圈。但那時，我們集郵，純粹就是集郵，絕對不作他想。一本集郵簿，插上辛辛苦苦收集而來的各國郵票，不斷調整，每個國家放在一起，越集越多，心裡的那種成就感，不可言說。

其實第一次對郵票有印象，是在萬隆，別人寄來的信件，信封上貼着的郵票似乎是蘇加諾肖像，當時印尼總統。後來慢慢長大，懂點事了，才開始注意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郵票。印象最深的，是中國郵票，那時中國正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紀念郵票是成套，具體是甚麼圖案忘記了，總是有工農兵吧，當時是我和北京未見過面的筆友通訊，我只是旁觀者。他們是從當時一份北京出版的《集郵》月刊取得聯絡地址，相互交換郵票的。我還記得那人姓薛，但通了一兩年信，互換相片，對方突然便失蹤了，任大哥大呼萬喚，也不再回信。大哥當時正當青年，充滿幻想，他說，要是朝朝一日，他碰到對方，一定要擁抱對方。但最終並沒有見面，留下一個不解的謎，任我去猜想。

薛姓朋友無影無蹤，大哥有點失落，但他對集郵的愛好有增無減。而我也深受影響，跟著他集郵了。常常我們坐在他房間裡對著郵票，互通有無。媽媽看見，就說，你們兄弟兩個，讀書都沒有那麼認真！的確，讀書馬馬虎虎，但集郵卻萬分認真。有點沒有想到的是，那時只是依靠通

訊，北京隔著一個太平洋，覺得遙遠不可及；那裡到一個筋斗我就翻回去了，竟在北京住了十三年半，從熱帶到溫帶，經歷了春夏秋冬的洗禮。在那之前，我只能從郵票中體驗不同季節，但始終沒有親身經歷過。

我那時還小，跟外界聯絡絕無僅有，自動飛來的信件極少，沒有甚麼斬獲；於是就跑到集郵公司購買，積少成多；在朋友群中也不算小有成績的了。從各種紀念郵票的圖案中，我津津有味地吸取常識，包括國家的、地理的、歷史的、人文風情的，甚至傑出人物的知識。其中有個荷蘭鄰居小朋友，指著一張郵票說，匈牙利的！我一看，是Magyar Posta，Magyar是匈牙利？我懷疑，但也沒說出口。這疑問一直懸在我心頭不去，直到最近，D查網路，告訴我說，「馬扎爾」是匈牙利民族，Magyar Posta就是「匈牙利郵政」，我才算弄清楚了：原來那荷蘭小孩說的一點也沒有錯，他的常識比我強得多！

我對匈牙利郵票有好的印象，當然也因為圖案色彩漂亮，鮮艷奪目。還有聖馬利諾，那是極小的歐洲國家，我有她的郵票，也因此認識這個國家，那是很漂亮的郵票，令人愛不釋手，不然的話，我怎麼會留意到她的存在？

但那時只是直觀地追求漂亮，知道她是歐洲漂亮國家也就算了，至於她究竟在何方，其他有甚麼特色，就一概不理了。那時，我實在是井底蛙，沒見過甚麼世面，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呆在萬隆，甚至雅加達也隻跟媽媽去過一兩趟，其

他地方都沒去過；根本不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以為世界就巴掌那麼大。郵票讓我初步接觸了世界，明白世界之大，五彩繽紛。生長在熱帶，以為天氣終年就是旱季雨季，郵票叫我知熱帶以外，還有春夏秋冬的風景。

我記得那時印尼舉行「爪哇環島自行車賽」，發行紀念郵票，甚至記得那冠軍叫穆乃伊普，沙勒(Munaiap Saleh)，不是記性好，而是當時確實轟動一時。再有就是1959年印尼奪得湯姆斯盃男子羽毛球團體冠軍，當時羽毛球還未列入奧運項目，湯姆斯盃也就是男子非正式世界冠軍，舉國歡騰，全印尼興起一股羽毛球熱，還發行一套紀念郵票。而奪得團體冠軍的主力隊員陳有福，又正好是我並不認識的學兄，但心裡卻莫名其妙地感到與有榮焉。他們凱旋而歸後，我的母校萬隆華僑中學曾請他回校，在學校廣場上表演一場單打，但見那白白羽球長吊短放，躍起扣殺凌厲如箭，直看得年輕的心熱血沸騰。然後便是發行一套紀念郵票，當時我上下午班，一大早就騎著自行車，跑到市中心的「阿倫阿倫」(Alun-alun)左近的萬隆郵政總局排隊購買幾套，珍而藏之。

這一切都花了我許多心血，誰知道那年準備回國，才知道印尼海關有明文規定，凡攜出境外的東西，包括郵票，都必須報關申請。我嫌麻煩，便決定割愛。回到北京，也曾經過過重新收拾舊山河的衝動，一有漂亮紀念郵票就剪下來，但始終沒有了當初的激情，也並沒有認真收集過。到了這個時候，也就變成隨緣。或者說，我的集



郵票小小，世界大大。 網上圖片

郵，從絢爛歸於平淡了。

其實，隨著進入電子時代，郵件已經大大落後了，電報、傳真不用說，連電話也都從「大哥大」變成迷你手機，連信件也是速遞，怪不得郵局冷落，郵票成了冷門貨；在這種情勢下，現代年輕人還有誰會有興趣集郵？也許也還有少數人出於投資增值的目的操作，但像我當年那樣投入，恐怕是罕見了！

我隱約從集郵郵到一個時代的變遷腳步。

新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林智敏最近訪港，她原籍江浙，也是知青，受過鍛煉，與福建有過一段淵源。



成名伴隨着煩惱。 資料圖片

相信所有的文學獎都是在獎勵作家既有成績的同時也鼓勵其再接再厲，而在東西南北四面的圍攻下，除了流行菜餚的莫言除了菜譜，不知道還能寫出甚麼。或者，可以寫一本《文學不能承受之重》。

最後，小狸需要自我檢討一下：由於這篇稿的內容，其實小狸也應該算是坐上了這個餐桌，而由於稿酬，小狸只好坐在左邊吧。

「知青歲月」找到工作，家計全無的困境下，為免流浪青年失控，當局組織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訪問過某些知青，他們的憶述流露深無無奈和難堪。去年我曾隨團訪問內蒙時，路經一望無邊大草原，對於來自南方的我們，心情很開朗。然而，同團的多名團友神情凝重，看來是那裏的萬般交織，欲言又止。我細問之下，勾起他們不少十分痛苦而又難忘的回憶，原來他們是「知青」，當年從北京下放到內蒙放牧。吃、住都不習慣，不用講，最難熬的是「洗澡」。長年缺水的地方，能夠洗上一次澡是奢侈得一週的雨天。在茫茫一片草原上，湧沓大雨下，恍如置身於大大的露天浴缸，人人都光着身子沐浴，是赤裸裸的天體浴。人生嘛，有不幸也有幸事。在苦悶的日子裡，造就了他自學苦讀成材，亦成就了他和也是知青的妻子女一段美好姻緣。其實「知青姻緣」數也數不清。香港名嘴劉夢熊借他的夫人相敬如賓的一對亦正是經歷過「上山下鄉」久經考驗的姻緣。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幸運的知青又或者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又或者是在「上山下鄉」期間苦讀的知青，守得雲開見月明，考上大學甚至名校。有心人在暗處，當年挨過苦頭的知青，後來已成為各級共青團、共產黨的領導，成為各級政府領導核心了。

至於以網民為主的這組食客，其實他們會出現在每一盤流行菜的餐桌上，並不止莫言這一盤。而他們也是最單純的一組，在每道菜面前都是評論一番、娛樂一把而已。

在獎勵作家既有成績的同時也鼓勵其再接再厲，而在東西南北四面的圍攻下，除了流行菜餚的莫言除了菜譜，不知道還能寫出甚麼。或者，可以寫一本《文學不能承受之重》。

最後，小狸需要自我檢討一下：由於這篇稿的內容，其實小狸也應該算是坐上了這個餐桌，而由於稿酬，小狸只好坐在左邊吧。

「知青」這名稱對於當代青年人特別是香港青年來說，是個陌生的名詞。其實「知青」是知識青年的簡稱。最近「知青」兩字常見報章，皆因坊間流傳「知青」將成為新一屆領導班子以及各級政府的核心人物。

談到「知青」不期然會與「上山下鄉」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常見到。那些年，是「一窮二白」的年代，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當局號召年輕人移居到農村，移居到大西北墾荒建國。文化大革命時期，高北沒了，中學生沒得上大學，又無法找到工作，家計全無的困境下，為免流浪青年失控，當局組織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訪問過某些知青，他們的憶述流露深無無奈和難堪。去年我曾隨團訪問內蒙時，路經一望無邊大草原，對於來自南方的我們，心情很開朗。然而，同團的多名團友神情凝重，看來是那裏的萬般交織，欲言又止。我細問之下，勾起他們不少十分痛苦而又難忘的回憶，原來他們是「知青」，當年從北京下放到內蒙放牧。吃、住都不習慣，不用講，最難熬的是「洗澡」。長年缺水的地方，能夠洗上一次澡是奢侈得一週的雨天。在茫茫一片草原上，湧沓大雨下，恍如置身於大大的露天浴缸，人人都光着身子沐浴，是赤裸裸的天體浴。人生嘛，有不幸也有幸事。在苦悶的日子裡，造就了他自學苦讀成材，亦成就了他和也是知青的妻子女一段美好姻緣。其實「知青姻緣」數也數不清。香港名嘴劉夢熊借他的夫人相敬如賓的一對亦正是經歷過「上山下鄉」久經考驗的姻緣。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幸運的知青又或者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又或者是在「上山下鄉」期間苦讀的知青，守得雲開見月明，考上大學甚至名校。有心人在暗處，當年挨過苦頭的知青，後來已成為各級共青團、共產黨的領導，成為各級政府領導核心了。

本月十一日晚，中國作家莫言贏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得該項殊榮的中國作家。也正是從這一晚開始，作家莫言不再是作家，而變成了一盤菜。一盤誰都想夾一筷子的菜。

餐桌的左邊圍的是叫做「盈利」的食客，他們當中有一些官員、旅遊局長、郵電局長、學校校長；有出版商、書商、書店老闆；有製衣廠廠長、海寶賣家、小食店店主甚至網絡黑客……他們一邊大嚼莫言，一邊把「重建莫言紀念館」、「修莫言故居」、「打造紅高粱文化品牌」、「推出莫言紀念郵戳」、「建設高密(莫言家鄉)文學地標」、「加印再版莫言書籍」、「改編莫言小說成電影」、「推出莫言T恤」、「熱銷高密火燒、莫言烤雞」、「莫言圖書病毒」等配餐揣進口袋，準備另起爐灶大撈一筆。

餐桌的右邊圍的是叫做「欺名」的食客，他們看上去比盈利要斯文一些，吃相優美，但仍沒能掩飾住口水。他們當中，有各種知名的不知名的有錢人、文化人，他們通常以網絡為媒介與莫言「主動產生關聯」，其中，老團員集中在給莫言送送禮，包括豪宅、名車甚至實木傢具；而文化人們則集中在評價莫言其人其文，追憶和莫言的往事；還有一些機構拋出諸如「百萬稿酬」之類的吸引眼球的噱頭，也能給自己起到宣傳作用——反正只要噱頭，除了費點吐沫再別別的兩句，而萬一「點兒正」(北京話，運氣好之意)能引來莫言的一兩句回覆，那更是無本萬利的大便宜。

至於以網民為主的這組食客，其實他們會出現在每一盤流行菜的餐桌上，並不止莫言這一盤。而他們也是最單純的一組，在每道菜面前都是評論一番、娛樂一把而已。

在獎勵作家既有成績的同時也鼓勵其再接再厲，而在東西南北四面的圍攻下，除了流行菜餚的莫言除了菜譜，不知道還能寫出甚麼。或者，可以寫一本《文學不能承受之重》。

最後，小狸需要自我檢討一下：由於這篇稿的內容，其實小狸也應該算是坐上了這個餐桌，而由於稿酬，小狸只好坐在左邊吧。

兩船在洋面(或河面)之避碰規程和並航規程都有嚴格規定，如並排而行，兩船之間只有少許空間，兩船之各自外舷都是茫茫洋海(或河面)。此時外圍的水壓一定比內河大，一齊開，不消片刻兩船就會兩側側相碰，人行道上兩個小孩相碰對不起便好，可是萬噸大輪在水面相碰，可以壓破船殼撞爛船艙，更可能壓爆油缸引起災難。

兩船對開雙方都彼此是右舷綠燈安全位，大家各自向自己之右方扭舵就萬無一失，否則船在洋面兩塊大石方扭舵就萬無一失，否則之指南針有磁性浮動，很自然就吸在一起——這亦即是發生碰撞了。因此精明之船長一看對方來船必會及早駛開一點，否則一艘時速二十哩之船，引擎全熄停了車，在水上仍會慣性地衝前十六哩才會慢至停，此次中秋夜南丫島之兩船相撞，可能也是趕不及停引擎的後果。

「行船」存在太多的生關死劫，所以「行船馬三分險」，在船上如遇急病猝逝，因雪房用於放食物肉類，只有船長級如此最高級人員，猝死後有權「打包」放入雪房運到目的地，否則連大副到電報生猝死的話也得海葬，傳統海葬儀式是「打包」好之屍骸放入密封的帆布袋，袋尾加縫兩塊大鐵錘其容易直墮水底，否則百分之八十未給一半便給大魚吃其屍體。

下水海葬前由船長讀祭文，在船旁舉高死者所睡床板讓「包頭」滑入水中，然後船隻向右為軸轉圈繞死者入水處三百六十度兜一個大圈，船上汽笛長鳴三聲，然後重歸航線繼續航行。阿杜航海近廿載，只參與過一次海葬，船上木匠師傅因性病發作潰瘍而亡，幸好那一水船由檳城開出，檳城多華僑，船員伙伴可以買來大批紙張錢海祭時焚燒拜祭，最後把死者工作房之行李證件和書信，加上他常穿一套衫和一對拖鞋打包紮好，有誰合同約滿就有義務攜帶返港帶到他家報死訊，這份「工作」因一定要面對死者家人哭啼，通常沒有人想做，阿杜也只做過一次。